

岁月山河

走铜鼓岭

胡竹峰

古时扶风郡茂陵县马援，勇猛过人，一生为光武帝刘秀领兵征战，西破陇羌，南征交趾，北击乌桓，累官至伏波将军，封新息侯，世称“马伏波”。

铜鼓岭素有“琼东第一峰”之称，十八座大小不同的山峰竞秀，层峦叠翠。据说当年马援在这里埋下过铜鼓，故此得名。走进山道，想起大前天在博物馆看见的铜鼓，近一米高，铸弦纹，束腰粗壮，鼓面径直三尺，正中有太阳纹，带八芒。鼓立在那里，不躲不藏，不偏不倚，昂然无声，敛起岁月的光，雄心还在。

青铜铸就的鼓，台风雷电中炼，烈日火炉里炼，炼就峻峻铁骨，炼出铮铮金音。一鼓作气，点点鸣金里，有呐喊声、刀剑声、马嘶声、铁蹄声，如今一声声都换作了风吹，换作了蝉鸣，换作了树叶的响动。

说是山路，走着走着，就进了石径。人得古道时，移步换景，石有多面，面面不同，路如羊肠，无几步平坦。树常常去惹山途石径，俯下身拦路长着，路人并不恼，低着头从它身下走过。回身看那树，仿佛有些惭愧自己的顽劣，竟生出几分羞涩。

山上石头极多，形体巨大，貌古，呈苍灰色。有石头像青蛙坐卧，有石头似老虎卧岗，有石头若战马昂首，有石头如牯牛蹲身，有

石头近乎一座山，有石头俨然一洼水。

走得渐渐深了，登山道曲折嶙峋。虽是酷暑天气，不觉得炎热。几片蝴蝶跟随左右，挥之不去。鸟鸣在耳，只是心旷神怡，越发幽静，有乘风翱翔的念想。

山中多为常绿季矮林，树冠稠密低矮，分枝低，树身多不挺直，且多主干，林冠交错。林下虽阴凉，却极少有附生苔藓，一些石头上附满了巢蕨和蜈蚣藤。

山中蝉鸣不休，迎面一只蜥蜴，长身细尾，头颈赤红，飞也似地穿过一片树叶，跃在石头上，又一个腾挪，如箭一样斜着射出去了。看得人一时兴起，健步如飞一节节迈过台阶。不多时，汗水便湿透了衣衫。人却累得狠了，形神俱疲，抬起一步都觉得艰难，只好躺在路边石上歇息。一只极小的蚂蚁爬上手臂，钻进汗珠里，全身濡湿，左右不得，气息奄奄地挣扎着，心下一时歉然。

上得山顶，海景尽收眼底，顿时放空，入了前人“一纵登临目，苍茫太宇空”的诗境了。海上聚起一堆云雾，鸿蒙氤氲。天空阴晦，不似平日清浩而澄澈，但多了苍郁与雄浑，胸襟也为之壮大。

三两个游客在一旁眺望，恍惚觉得其中站着一个古人，布衣长袍，手扶木杖，遥对大海的远处，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洋洋之水。

清凉的海风吹来，通体凉爽，哪里都不想去，迎风静静站着，有些呆住了。未曾见过如此辽阔的海景，辽阔到人如蝼蚁，辽阔到蓄意欺人，辽阔到无边无垠。遥远的波浪一道道追着，从海上涌过来，临近沙滩时，变作白色的浪花，片刻即散。下一波浪花又迫不及待卷上来，一波接一波，一波波沧海桑田啊。

房子里。独自生活的张奶奶并不孤单落寞，反而过得忙碌而充实。尤其到了春天，她一整天都会待在小院子里，翻地、撒菜种，养花，浇水。

他们说，张奶奶，歌儿吧，别累着了。张奶奶笑了，满是皱纹的脸比春天的阳光还温暖灿烂。她说，没事儿，结实着呢，快来，拿把韭菜回家尝尝鲜。

小区里的人家几乎都吃过张奶奶种的蔬菜。种花给邻居欣赏，种些新鲜蔬菜给邻居们吃，这似乎成了张奶奶晚年生活的快乐。

张奶奶院子的门口对着小区的主干道，院子左边桃树的枝头伸出了院外，那里有一排长椅。小区里的邻居们来来往往，闲暇时都喜欢坐在这里看看花，聊聊天。后来，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，不够坐了，张奶奶又买了一张长椅放在右边门口的石榴树下，这里更加热闹了。

我的时间紧，平常总是匆匆忙忙从张奶奶的院子门口路过，看到坐在院子门口长椅上闲闲地聊天的人们，总是心生羡慕。这是一个温暖的地方，生活里的小烦恼在说说笑笑的轻快里不知不觉就融化了。

这几天路过，总会想到汪曾祺的那段话：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\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\它们都很温暖，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\它们开得不茂盛，想起来什么说什么，没有话说时，尽管坐着碧叶\你说我在做梦吗\人生如梦，我投入的却是真情……

找个时间，得去张奶奶家门前，和那些花儿，和人间温暖以及真情坐一会儿。

我站在马路边上，茫然地看着卡在土坎处的小汽车，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从车上下来的，其实从车上下来就是一分钟前的事情。我的心在跳，但不猛烈，手微微抖而已。这海岛三月午后一点钟的太阳可真晒，我很热，就要出汗了。在口罩里喘息，这让我觉得安全。

我没责怪自己，与其哀叹责怪后悔，不如想想怎么办。

我开始拨打一个保险业务员的电话，我尽量控制自己微微抖动的手，与此同时，我在担心无法按时到达前辈家里赴约。

电话通了，业务员让我别着急，挂了电话后拍一段视频发给他。

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在我前面100米的地方犹豫着停下了，一个浓眉大眼的圆脸男人从车窗口探头出来看着我，他开始对我说，我听不懂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努力听他在说什么，“你有拖车绳吗？我帮你拉上来！”我听到了他的善意。

我一定是本能地茫然地摇了摇头，因为我见他脸上现出了无奈的表情。我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把车倒进一个土坎里，更不会想到要准备拖车绳。他又在原地停了一会儿，仿佛不忍心丢下我站在路边，之后他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，走了。他的帮助给了我很大的安慰。

我转身走了一段路回到车边上，开始拍视频，我一边拍视频一边对我的车说抱歉，几年来它带着我走过了3万多公里。

我已经平静了很多，把视频发给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员。他很快就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别急，说处理这种情况很简单，不用报保险，否则我下一年的费用要增多——他是为我着想。他让我关注保险公司的公众号，在里面申请一个增值业务。我迟迟无法登录，只得放弃。他说那只好打保险公司的电话叫救援。他特意嘱咐我对保险人员说我有增值业务，不需要付费，不算报险。他的真诚让我感动。

我拨了两次电话，中途总是出错，我明白自己还是不够镇定，这个时候我必须更冷静才行。在我正通话的时候，一辆白色越野车从远处驶来，车子在减速，副驾驶座上的男人探出头来，“别着急，我们帮你看看。”他说。

我只剩下说谢谢的能力，并且希冀着他们能帮我。

白色的越野车被停到坎上的空地——我就是从那里倒车下来的。一高一矮两位大哥从车上下来，一边察看我的车的状况，一边安慰我，让我别着急，他们会帮我把手弄出来。

他们再三对我声明他们不是坏人，而我压根儿也没想过他们是坏人。矮个子大哥让我先把包拿出来，把值钱的东西拿好，他要坐进我的车去操作。他们认为我被吓坏了，一定无法冷静按照他们的指挥来操作汽车，尤其是我把车弄到了这样尴尬的境地，可以姑且认定我的驾驶技术不怎么样，况且我是女司机。

这个时候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，傻兮兮地一边拿帆布包一边说没有值钱的东西。拿出包以后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又傻了一次，脑子蒙了，我就不该拿包出来，既然完全信任对方，何必多此一举。

我戴着口罩，只露出双眼。他们有意无意间打量了我，询问我的老家，我说内蒙古。他们说他们也是北方的，还经常去内蒙古。他们这么愿意帮助一个陌

我住在河岸边的一座城市。清明时节，我喜欢在一条河岸边怀念。水汽氤氲中，适合把眺望的目光投向上游，那里，有着我生命的源头。

在河流上游处，一个孤舟载笠翁，在江上垂钓。那是我的外祖父，和他从未见过一面。在我母亲16岁那年，外祖父就咽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口气。半年后，外祖母也跟着走了。所以在我生命里，胸腔里总觉得有一个窟窿，那里嗷嗷待哺。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外祖父外祖母的人，打量自己的生命链条，或许是有缺陷的。

如果创造我生命的那一天，一个小小的时间节点没有眼上，或许那个生命就不再是我。一个生命就这样轻易地错过来到地球的机会。那么，这颗生命的行星，漂浮在茫茫星空，最终又会降落在哪儿？

我爷爷做父亲那一年，他24岁。爷爷说，在我奶奶结婚以前，有媒妁之言，他和另一个裹脚的女子准备结婚成家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奶奶，换作了另外一个女人。这样推理下去，也就没有了后来成为我父亲的这个男人，我这颗生命的行星，不知又飘渺在哪儿的星空。

每当我面对发黄的家谱，那些蚂蚁一样爬行的文字，感觉都是一场真相不明的叙述。真实的历史，到底隐藏在哪儿，清晰的生命源头，它又是在哪一座山峰、哪一条支流悄然改道而行了？创造我生命的万千链条，一旦一个小小的链条断裂，我将不再是我。

原来我降临世间生命是那么偶

人生况味

阳光午后

离响

生人，我的每个毛孔里都能溢出感激来，嘴上不能说出更多感谢的话来——这样的情况下语言的感谢也会肤浅。

矮个子大哥让我找千斤顶。我说我没用过，也不知道在哪儿，他问我可不可以开后备箱——这也是一个新问题，原来还有这样的礼节。相比之下，我的社会阅历太少了。我当然像鸡啄米一般，频频点头。

他拉开后备箱的底盖。“在轮胎下面。”他说。

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轮胎，颜色那么新——原来我的车也有备用轮胎。一年前我的车胎漏气，我是到店里换了轮胎的，根本没想到自己的车里藏着备用轮胎。事实上，我开这辆车快六年了，我对它的要求仅限于能行驶就行，从未认真探究过。

不远的工地旁，几个工人出现了，神态上还带着午休后的懒意。矮个子大哥问他们有没有工具，主要是铁锹，他们摇了摇头，一个穿白T恤的年轻男人走过来，他的皮肤白皙细嫩，不像是干苦力的。他站在边上看着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



《山家》(国画) 陈新华 作

节间词语

生命的源头

李晓

然，就如一粒尘埃，它被宽容地收进太阳的光芒里，同样是偶然。生命的一切，都带着传奇与宿命般的色彩。

我对生命之源保持着一份幼稚或是虚浮的想象。比如我这样发问，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，我祖先的故乡在哪儿？有一天我坐在一个人流熙熙的地方发愣，灵魂像卫星一样升空，我已不再是我，庄生梦见了蝴蝶。

那一年夏季，暴雨中泥石流爆发，我们跌跌撞撞穿行在湖北一个偏僻的乡下村寨。那是我和几个远房兄弟，去寻找我们祖先的诞生地了。那一年我睡不好觉，总觉得半夜有人喊我，恍恍惚惚爬起来回应。我知道，是长期积压的心病犯了，我这样一个顽固而执拗的人，一直在眺望生命大河的源头。那一年我还去了黄河壶口瀑布，十几里以外就听到了瀑

……大概有七八个人凑过来了，有的站着、有的蹲着，看着两位大哥支千斤顶，看着我在旁边傻站着。高个子大哥弄了半天，后轮还是起不来。

他们已经是满头大汗，却不停地安慰我，告诉我车发动机没问题，只是车尾和前险要蹭蹭一点。

矮个子大哥开始动员那几个人，让他们帮忙把车抬出来，他甚至自己亲自尝试抬了一下车，并说这小车不重，几个人一抬就下来了，并且承诺让我给他们200元的辛苦费。

那几个人在白T恤男子的带动下，犹豫着答应了。

矮个子大哥让我上车操作。我不忍心上车，然而，总要有人操作，我是最合适的，只好从容地坐到驾驶座上，听大哥的指挥。我感到车子在晃动，这是很多人的力量在支撑。

车子一抖，从沟坎处移了出来。我忘记了大哥是怎么让我操作的，车子就在柏油路上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还没从车上下来，工地上的七八个人就往回走了。我下了车，赶紧从包里抓出300元，追着送了上去，没有人肯接，追出七八米远，我只好站住，说了很多感谢的话。

两位大哥还在检查我的车。他们把千斤顶整理好放回我的后备箱中，就要离开。

我试图加两位大哥的微信，但他们拒绝了，说这只是小事，不用感谢。我只好用又说感谢的话，站着目送他们往坎上走。

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再次来电话，我告诉他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他让我在路边平静一会儿再开车。

这眼花缭乱的年代啊，有这么多可爱的人，他们温暖了我，温暖了这转瞬就成过往的午后。

风物与意

木棉花

采薇

车子一入昌江地界，路边的景观就换成了一树一树的木棉花，树干笔挺，枝桠横斜，无叶，花朵孤零零点缀在雾霭里。雾霭清薄朦胧，如纱，如梦。这里有山，不高，眉目清秀。路沿山脚无限生长，路前路后便是云雾缠绵。

行至七叉镇，车在宝山村一景区前停下。此处山水相依，静谧安宁，时有相闻鸡犬声，时有游人呼朋唤友声，如此，更加衬托出幽深的静来。放眼望去，四周稻田罗布，嫩青色映在清澈见底的水里，甚是娇柔可爱；一棵棵木棉屹立在稻田里，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。此时，或平视，或登山丘俯视，人一下子沉入木棉花的海里。

木棉树属木棉科，落叶大乔木，树干雄壮挺拔，看上去像是一位伸手能摸到天的英雄，故别称“英雄树”。又别称“攀枝花”“红棉”“红茉莉”“吉贝”等。花朵呈鲜红色或橙红色，艳丽而悲壮，蕴含英雄永在和坚韧不拔的含义。又说，木棉花花色属暖色系，热情温暖，红红火火，如同火焰在枝头燃烧，恰如火般的爱情……我乐意把木棉花比拟为爱情。如是，那么，自然界和人世的热忱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交融相和。

春日春事，木棉花开得盛大且艳丽，这是具有牺牲精神的一种花。花期长达半月之久，来一次不容易，它一定要让人们饱览这人间春色。木棉花还是具有强烈集体主义的花。一树花开在田间地头，可能看起来就是孤独寂寞，一大片开在稻田里，或者开在林地里，场面铺排得浩浩汤汤，看起来威武雄壮。此时，它们就是坚韧不拔的“英雄花”。

我看到的差不多全是木棉花的俗世生活。清晨，阳光轻轻掠过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，花儿们从沉睡中醒来，花朵们点头相互致意，也许是交谈了一晚上的心事，也许是简单的问候、搭讪。两朵花正在交谈，一阵微风过，花开得早的那一朵脱离了母体，落到水田里。它并没有任何的低落情绪，依然姿态盎然，花瓣质地坚硬，水分饱满，它和稻田默契相处，渐渐化成养料，滋润和成全稻谷的生长。它们在夜里会怎么过呢？是闭上花瓣，还是依然灿烂开放呢？不得而知。

植物学家说，它是有香味的，只是淡得很，不细闻闻不到。我捡起落在树根上的一朵花，仔细嗅了嗅，没有闻到一丝花香——难道它们认为我不是知己，不愿意把最美的味道给我？虽疑惑，但不敢在花面前说话，我怕一出声就会被它嫌弃。

面前是一棵不算大的树，微风过处，几朵花在枝上摇晃。当地人说，别看这树就小孩子碗口这么粗细，至少也要四五年的成长期。木棉树长到四五年才能开花结果，当地人因此这样判断。如此扎实的基础，怪不得能够开出如此美妙的花朵。

当地人还介绍说，木棉花不仅可以美丽人们的眼晴，木棉花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。它具有清热、利湿和解毒等功效，对于治疗痢疾和疮毒都有很好的疗效。日常生活里，当地人多是拿它来煲粥或汤。价值不可小觑。

花落后，树叶才姗姗来迟，花和叶终生不见。这种植物，大概是世上不多，彼岸花也算其中之一。木棉花谢后，硕果渐渐长大、成熟。果内的棉毛、苧麻纤维，是黎锦的主要纺织材料。智慧的黎族人以织绶、织染、织花为主，用天然植物色素做颜料，以麻、棉分别做经线和纬线，纺织成一种特色花棉布，叫黎锦。因木棉又名“吉贝”，故黎锦也叫“吉贝”。如此算来，木棉浑身是宝。无论花，无论果，无论木材。

日暮，路上归途。回望落日方向，稻田青青离离，木棉尚然，人匆忙，归鸟归巢……古时的千里江山，欠缺的是昌江这一幅水墨画。

昌江多山、多水、多草木，多牛羊鱼虾，亦多情，江中一只小河虾，足以慰口腹。小河虾短短四五公分长，胖胖的虾头，有须，虾身略短。洗净的小虾油锅里爆炸片刻，即可捞出摆盘。油炸过的小河虾呈橙红色，外焦内软，虾肉筋道有嚼劲，酥嫩鲜香，回甘。海南人形容“鲜”，大概无论怎么形容均不能尽其意，于是用“甜”来助力。“这菜品很鲜，你尝尝，后味是甜的……”常听到这样的推荐语。“鲜”的尽头是“甜”，这该是鲜的最高层级了吧。

夜宿棋子湾。《广韵》释义：湾，水曲也。是指水流弯曲处。也就是说，当晚我们宿在了水流曲线最美处。据说棋子湾此名得来源于仙。“二仙携手赴蓬莱，空余棋子由人叹”。相传，从前有两伙仙者降于棋子湾，边享美景边对弈，从晨至午，因烈日当空，二仙饥渴交加。当地渔民见了，送鱼、肉、酒、茶以消饥解渴。为答谢渔民，仙赛后撒棋子于海边。从此，港湾海水清澈，奇石秀丽，风平浪静，鱼虾丰盛，造福黎民，人们美誉为“棋子湾”。也许，美的尽头是俗世烟火。

